

判決書上的惡靈

受難者：陳武鎮

訪談對象：本人

訪談時間：2014年7月10日

訪談地點：臺南後壁工作室

陳武鎮小檔案

1949年 出生屏東縣萬巒鄉佳和村

1969年 進入左營海軍新兵訓練中心時，在性向測驗卷上書寫反對國民黨字句，被以「叛亂罪」移送軍法審判

1970年 以懲治叛亂條例判刑二年

2004年 臺南縣新營國小美勞教師退休，專事創作

2007年 在總統府展出「虛擬巨惡」10幅；綠島人權園區駐村三星期，創作「火燒島狂想曲」系列作品43幅；油畫作品「政治犯系列」、「虛擬巨惡系列」共24幅在景美人權文化園區展出

2008年 油畫作品「虛擬巨惡系列」在臺灣民主紀念館展出

2010年 綠島人權園區「風中的名字」特展

2011年 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消失的家人」特展

屏東美術館「夢回泰源」油畫邀請展

高雄市文化中心「虛擬巨惡」油畫個展

2013年 景美人權文化園區「腳踝上的春天」油畫個展

在臺南市後壁區的一片田野之中，曾是國小老師的陳武鎮，退休後在這裡成立了一間工作室，全力進行他的藝術創作。

陳武鎮看著這一百張的「虛擬巨惡」系列畫作，每張畫上都有一張扭曲模糊的臉孔。他很清楚這些都是當年白色恐怖時代，受苦受難的臺灣人民臉譜。

陳武鎮說：「二十歲剛被囚禁時，我最常想到的一句話是：『誰無父母？誰無子女？』獨裁政權崩垮後，我終於能比較冷靜地推想獨裁者的心態。獨裁者把邪惡和恐怖的面具戴在平凡百姓身上，眾囚皆是虛擬的巨惡，獨裁者以虛構來嚇唬別人也嚇唬自己，獨裁者看到的其實是他自己邪惡和恐怖的真面目。」



陳武鎮在他的工作室中分享他的白色年代史。（許清河／攝影）

大武山下的童年

陳武鎮出生在屏東縣萬巒鄉佳和村，此處雖然屬於偏鄉小村，但一抬頭就可看到壯麗無比的大武山脈，猶如天地的父親，始終眷戀這塊土地。

陳武鎮回憶說：「我小時候每天看到大武山高聳入雲的雄偉身姿。尤其每當雨季的大雨降下，山上出現無數大小瀑布，我在山下可以很清楚看到水瀑湍流的情景。讀國中時，還騎著腳踏車到達大武山下的來義鄉，眺望雄偉的大山。大自然的變化，讓人感到無比的感動。」

陳武鎮的父母在村裡開設中藥房，原本家境不錯。那時讀初中就要經過嚴厲的聯考，起初考上東港中學初中部，這個成績令他不甚滿意，他只讀了一個學期，就插班考上省立潮州中學初中部。

陳武鎮最初替自己訂了一個目標，他想跨區考高雄中學。不料，家裡經濟狀況卻一落千丈，他還曾經親眼見到家人借錢度日的慘況。由於當時讀師專完全由公費支出，對於家裡的負擔最小，他因而報考師專聯招。經過一陣努力，他終於考進臺南師專，選修美勞組。

開拓視野的師專生活

當年一般年輕人認為教書是沒前途的行業，有人教書沒多久，就覺得四顧茫茫，不知目標在哪裡。甚至部分學長在師專畢業後，馬上去報考高考，寧願賠公費，趕緊離開教職，開創自己的事業天地。然而陳武鎮進了師專後，不但碰到難得的好老師，甚至有機會讀到更多

的書，開拓自己知識的視野。

陳武鎮說：「我在讀潮州初中時，就碰到一名外省籍歷史老師，老罵臺灣人具有奴隸性，我從那個時候開始，對外省人的印象不佳。當時我認為外省人的主觀過於強烈。後來在臺南師專碰到王家誠老師，他同樣是外省人第二代，不過，王老師的諄諄教誨，消解了我對外省人的偏見。」

除了在課堂上的一般美術課之外，王家誠老師每週六還召集對藝術有興趣的同學，免費繼續為大家上課。在他的指導下，陳武鎮對藝術創作產生高度熱情與興趣。只要有空就閱讀全世界的各種藝術理論，一頭投入藝術的天地。

陳武鎮回憶恩師的種種教誨。他說：「王老師教學相當認真，他的教法更是自由開放，他經常以引導的方式，讓同學們除了藝術之外，更有機會接觸音樂文學的洗禮。比方他有時在校園裡碰到我，就會突然問說，你有沒有讀過《異鄉人》、《西線無戰事》等書啊？他說這些書不錯，鼓勵我有空去讀一讀。這使得我閱讀的範圍更加寬廣，各式各樣的藝文書籍，我都拿來看。」

陳武鎮自己也摸索出更多元化的閱讀方向。只要一下課，他就往臺南市東門圓環附近的一家舊書店跑。那時他看到柏陽、李敖所寫的書，還有當紅《文星》、《筆》等雜誌裡的政論文章，這些作品讓他大開眼界，拓展閱讀視野，發現原來臺灣的政治文化竟然如此保守。他受到這些文章的影響，開始對於政治現狀展開思考，並且感到迷惑。

這個問題陳武鎮請教了王老師。王老師回應說，當時臺灣的政治

體制算是「開明專制」。王老師的說法，略為解開陳武鎮的迷思。他全心全意投入藝術創作的學習，連寒暑假都不回家，就在美術教室打地鋪，不放棄任何學習的機會。時光飛逝，他如此度過了五年的師專生涯。

惹禍的性向測驗

陳武鎮自認一向循規蹈矩，不可能有跨越社會紅線的問題。想不到一個小小的玩笑，讓他在當兵時蒙受不白之冤。他畢業後，服役時被分發去海軍擔任艦艇兵。他進入左營海軍新兵訓練中心，接受訓練時，中心要大家填寫性向測驗，好進行日後工作分配。

陳武鎮回憶說：「性向測驗的考卷，分成問題卷以及回答卷。但是我太早寫完，在問題卷背面，用鉛筆塗鴉寫了『反中央反對國民黨』等字。我原本要在收卷前擦掉，想不到卻提前收卷。晚餐時，我食不知味，心底天人交戰，不知是否要向上級主動報告。後來我下定決心，向輔導長報告這件事。」

陳武鎮隨後被送進軍中的禁閉室，原本他以為該案已主動報告，應該沒什麼事才對，關個幾天就會出來。沒想到這一關，卻關了長達四週的時間，猶如滿城風雨要撲天蓋地而來的趨勢，讓他的心情格外忐忑不安。關了四週後，司令部政戰部門首先傳他去詢問案情。接著他被移送到左營軍區看守所，接受正式的訊問。

從檢查官訊問、起訴到判決，陳武鎮在軍區看守所待了半年，他接



陳武鎮判決書系列，將政治惡靈勾勒在判決書上。（許清河／攝影）

到一本冷冰冰的判決書，依懲治叛亂條例第七條：判處二年有期徒刑。

陳武鎮說：「當時在看守所內，瀰漫著一股詭譎氣氛，不少獄友告訴我說，如果上訴，官方會認定你根本不想悔改，到最後的結果，刑期會愈判愈重。我聽了他們的建議，沒有再上訴，接受兩年的刑罰。」

引人側目的重刑犯

陳武鎮被判刑後，有一天，他被押上軍車，車子一路開過高屏大橋，行駛過漫長的臺一線，一路往南方開去。

這條道路的前半段，是以前陳武鎮從臺南回屏東的返鄉路線，如今走在同一條路上，他不但不能回家，更即將被發監到遠方服刑，內心感嘆可想而知。軍車在楓港的汽車站停了下來，讓他下車如廁。

陳武鎮清楚記得：「當時整個車站的人都直盯著我的手看，上了

手銬，旁邊還有軍人押解，可能以為我是犯下哪一條滔天大罪的重刑犯吧！異樣的眼光，使我非常羞愧，穿的是短袖，連想拉袖子來遮擋一下也無法。」

軍車一路往南迴公路開去。經過一路顛簸，終於到了臺東泰源感訓監獄。陳武鎮說：「我被關時是 1970 年。原本被關在綠島監獄的政治犯，因為綠島監獄重建施工，都被送來此處。當時著名的泰源事件剛處理完畢。泰源的管理比起之前更加嚴格，雖然不用做什麼苦工，但整日囚禁，吃飯、洗澡、如廁，十三、四個大人擠在不到五坪大的斗室之中，彷彿是一座身體與心靈的煉獄。」

每當午夜夢迴時，陳武鎮還以為自己是不是瘋了，竟然不在外面世界工作，卻來到這個荒謬世界，只能過一天算一天；更嚴重懷疑自己一直在噩夢裡徘徊不去，被關鎖在高聳圍牆的深處，哪裡也不能去。

陳武鎮後來發現自己沒有瘋，因為他在獄中看到許多「政治犯」，像柯旗化、陳映真等人，都是很有學養的文化人，且大都被判重刑、無期徒刑。他認為是獨裁者心懷不軌，刻意製造出這麼多良善的政治犯。

陳武鎮剛進入泰源監獄時，先在獨居房「被觀察」一星期，然後再分配到一般牢房。有一次晚餐後在牢房中繞圈步行時，跟臺南縣人林書揚¹先生走在一起，林先生一開口就說：「毋管汝是為啥物原因入來的，汝一定愛共這二冬的 m̄ai la-s 變做 ph̄o la-s。」（不管你是為何被關到這裡，你一定要使生命中的這個負號變成正號。）

01 林書揚（1926—2012），臺南縣麻豆鎮人，捲入 1950 年的麻豆案，判處無期徒刑，一直到 1984 年才釋放，成為坐牢最久的政治犯。1986 年，林書揚發起成立臺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有上千人參與，2012 年病逝北京。

這一句話當時對我造成震撼，而且一生難忘。震撼的原因有二：一、這是被囚以來第一次有囚犯給我鼓勵，而且鼓勵的話出現得很有文學味。二、這是一位無期徒刑者給兩年有期徒刑者的話，也就是一位不可能出獄的人對不久就能出獄的人的鼓勵。

那時，只要不跟政治有關係的書，都可進到獄中圖書館，像園藝類的、名人傳記等。陳武鎮在獄中，替自己擬定語言學習時間表，一方面加強英文，一方面學會日文。他說：「另一位睡在我旁邊的獄友郭振純先生，也是被判無期徒刑，他精通西班牙文、日文，當時有很多畫冊都是日文版的，我的目標就是要能閱讀日文畫冊，就向他學日語，六個月時間，我就能閱讀日文書籍了。」

出身臺南府城的郭振純先生也開解了陳武鎮早年對「開明專制」的政治迷惑，當陳武鎮請教郭先生時，他不假思索立即回答：「開明不會專制，專制不可能開明。」

人生路重新出發

在獄中打下堅實的英文基礎，讓他出獄後，能在高雄親友開設的英文書店裡工作。美國當時參與越戰，許多美國大兵休假時都會到高雄市七賢三路逛街。這使得他有很多機會，能與外國人直接面對面以英文交談，讓他的英文大幅進步。

就在這一段時間，陳武鎮與學妹陳玉珠的感情，愈來愈緊密。陳武鎮回憶說：「學妹在我最辛苦的時候，常常來看我。當時我認為自己是個失敗者，但是她卻仍鼓勵我，幫我很多忙，讓我非常珍惜。出

獄後，我依然要去當兵，服完兩年兵役，要如何回到社會工作，成為我生命中的另一個重要關卡。」

陳武鎮快要退伍前的一個月，臺北縣政府寄公文到臺南師專，詢問他是否還要擔任教職。公文上說，如果陳武鎮不去教書，就得遞出辭呈。王家誠老師勸他一定要先去報到，並且要誠實交代被判刑的事。

陳武鎮說：「我先到臺北縣萬里鄉小學教書，後來我有機會調回臺南縣的東原國小，再調新營國小。」

陳武鎮擔心自己隨時有可能失去教職，他重新參加當時的大專聯考，以國文、英文兩科高分，順利考上國立成功大學電機系夜間部。

「白天教書，晚上讀書的生涯是很累的，但是五年後也取得成大的畢業證書了，有機會去工專教書。但我仍留在國小教美勞，非常認真，還不時發表與兒童美勞相關的教育論文，國立編譯館還找我去編美勞教學指引。就這樣，我小心謹慎地工作，直到我退休。」

創作大爆發

2004年，陳武鎮正式退休，再加上當時政府已解除戒嚴令，他覺得已無後顧之憂，決心從事藝術創作，太太陳玉珠很支持他的想法，夫妻一同走入創作天地。他說：「我認為藝術創作者一定要反映真實人生。雖然出獄後，我的生活受到嚴密監視，直到刑法一百條廢除後，我終於可以自在地創作。當時我被邀請參加二二八美展時，我就以徬徨少年為主題，作為藝術創作生涯的開端。」

接下來的幾年期間，陳武鎮在藝術道路上摸索創作主軸，他說：

「我發現身為政治受難者，如果我不做這個主題，誰要來創作？於是，我開始以人權作為最重要的創作標的。我一口氣創作了『政治犯』、『虛擬巨惡』、『判決書』、『歸鄉』系列等作品，不但在各地展出，更出版了好幾本畫冊。」

其中「判決書」系列，2010年12月在景美人權文化園區公開展出，將蔣介石當年在各個法官判決書上簽呈的指示文件，放大十倍以上，如同半個人高度的創作，視覺效果令人震撼。陳武鎮說：「我的背景油畫畫得很厚，判決書再黏貼上去。兩種材料及主題融合一起，不但借題發揮，更發揮龐大的藝術創作能量。」

陳武鎮另一個創作的油畫系列為「虛擬巨惡」，作品高度約有兩公尺高，裡面主角臉孔扭曲不清，猶如被政治惡靈欺凌的各階層臺灣民眾。目前這一系列的畫作他已畫了一百幅，展現當年飽受白色恐怖事件威脅的社會氛圍。

拒絕和政治惡靈和解

回想當年受難過程，陳武鎮說：「在我退休之前，就聽說有補償條例，受難者申請通過後可領到一筆補償金，但是我沒去申請。只是不知是何緣故，財團法人戒嚴時期不當判亂暨匪諜案件補償基金會幾年前還是寄送公文到我家，通知我可以領到180萬元的補償金，我卻一直沒有去領。」

他說：「我不會和這個政治惡靈和解。我認為這整件事，就像是一名惡霸故意製造車禍把你撞斷腿，卻又給你一點小錢，要求和解。」



陳武鎮的「虛擬巨惡」系列作品之一。
(許清河／攝影)

我不領這些補償費，主要是抗議當年獨裁政權所做所為，根本就是不公不義的事，我不要和這樣的政權和解。」

如今陳武鎮在臺南市後壁區，有個面積極大的工作室，和太太陳玉珠全心全意投入藝術創作。陳玉珠原本是兒童文學作家，也是臺南師專美勞組畢業，對於繪畫本來就很有興趣，夫唱婦隨，時常一起開車四處寫生。

與太太走入創作天地，這對於陳武鎮來說，比什麼都滿足，比什麼都幸福。他不與政治和解，卻在受難之後與藝術和解，重新築建自己的藝術世界，挖掘內心及眾人的恐慌，他希望有朝一日，臺灣人能停止恐懼，勇敢向前。



陳武鎮與妻子陳玉珠在人生路上相扶持，更在藝術創作各擁有一片天。
(許清河／攝影)